

# Disordered Ego and Deficient Self-Awareness—A Freudian Interpretation on Tung Zhen-Bao in Eileen Chang's *Red Rose White Rose*

Ku Cheng-Ping

Associate Professor, Fu-Jen University  
033855@mail.fju.edu.tw, chengpingku2@yahoo.com.tw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a disordered selfness represented and reflected in the main character Tung Zhen-Bao in Eileen Chang's *Red Rose White Rose*. Through a series of examin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with Freudian human psyche theory—Id, ego and super-ego as well as the Freudian pleasure principle and reality principle, the character's disordered ego and deficient in his self-awareness shall be revealed. This revelation shall be compared with the “spiritual victory” principle—a principle to hail himself as the ruler of his own world—of the main character Ah Q in Lu Xun'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hrough her satirical description, Eileen Chang created her main character Tung Zhen-Bao as a symbol of sarcasm to mock the “modern men” phenomenon of China during her time.

**Keywords:** Eileen Chang, Sigmund Freud, *Red Rose White Rose*, Tung Zhen-Bao

## 失調的自我與缺乏自覺能力 – 從佛洛伊德看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

顧正萍

台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與跨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033855@mail.fju.edu.tw, chengpingku2@yahoo.com.tw

### 摘要

本論文根據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基礎理論，即人格結構組成的三部分與心理功能的兩種原則 - 快樂(愉悅)原則與現實原則的緊密環扣，用以深入探討張愛玲中篇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主人翁佟振保在文本中所呈現出的失調自我，以及缺乏自覺性的缺陷，有如魯迅〈阿Q正傳〉中的阿Q運用「精神勝利法」作為自己所創造的世界中的主人之妙法。對於佟振保這個主人翁，張愛玲是以反諷技巧描繪而成，並延伸為諷刺當時中國普遍的「現代男子」的心理弊病。

**關鍵詞：**佛洛伊德 張愛玲 紅玫瑰與白玫瑰 佟振保

### 1.前言

〈金鎖記〉中的曹七巧、〈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王嬌蕊與孟烟鵬描繪得入木三分。對男性角色的刻劃並不多見，范柳原〈傾城之戀〉、喬琪喬(〈第一香爐〉)、佟振保〈紅玫瑰與白玫瑰〉等是她匠心獨運之傑作。尤其是她的中篇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的形象表現更是鮮明活躍，儼然跳躍於讀者眼前，傳達了夾在傳統與現代的中國放洋男子的內心矛盾與衝突，並顯現出人性的弱點。

針對佟振保這個人物形象的研究論述，已有不少學者著墨入微，例如：孫慧娟〈矛盾與掙扎 - 《紅玫瑰與白玫瑰》的人性解讀〉、米詩瑤〈淺析戲劇人物的心理衝突〉、羅紅霞〈“紅”與“白”之間的灰色世界 - 試析《紅玫瑰與白玫瑰》的悲情色彩〉、徐曉琳〈張愛玲小說的男性形象解讀〉、武連娣〈最真實的人性的弱點 - 佟振保、方鴻漸形象對比分析〉、盧頑梅〈周樸園與佟振保悲劇形象論〉、熊學敏〈在“對”與“錯”的世界游離掙扎 - 試析佟振保內心的人性沖蕩〉、許川川〈倫理道德與本能欲望的隱秘世界 - 《紅玫瑰與白玫瑰》看張愛玲對人物形象塑造的情感把握〉、史玉豐、郭海玉〈從分裂走向虛無 - 評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

形象)、黃玲青〈光源氏與佟振保形象的比較研究〉、胡冰〈論張愛玲小說中的男性：以喬琪喬、范柳原、佟振保為例〉、吳國富〈淺析《紅玫瑰與白玫瑰》中佟振保的性格組合〉、樂小利〈病態的雙面人 -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佟振保形象解讀〉、周青松〈一個矛盾的複合體 - 試析張愛玲筆下的佟振保〉、常彬〈從“紅白玫瑰”看張愛玲對男性霸權文化觀念的顛覆〉、傅學敏〈始亂終棄與男性的二難處境 - 兼論周樸園、佟振保之形象內涵〉、蔣曉麗〈純美與凡俗 - 賈寶玉與佟振保情感歷程的比較〉、葛亮〈鐘擺，在兩極間搖蕩 - 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形象論析〉、任貴華〈傳統與現代雙重性格 -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田瑋莉〈社會影響下婚姻男女的變態心理 - 《紅玫瑰與白玫瑰》中佟振保與孟烟鵬〉、阿運鋒、王倩〈薄命桃花薄命人 - “德欲”與“色欲”之間的佟振保〉等等。在這些論文中，不外乎談論佟振保擺盪在傳統與現代兩極化之間的矛盾、或他的雙重人格、男性霸權文化的傾頹、振保的虛偽自私、從振保看人性的弱點、內在世界的矛盾、分裂、掙扎等等。總之，關注這議題的論述不勝枚舉，在此無法一一列出。

在上舉之論文中，多以印象式批評或二十世紀二三〇年代英美派文學研究方法“細讀法”來談論佟振保的形象，僅有第一篇孫慧娟〈矛盾與掙扎 - 《紅玫瑰與白玫瑰》的人性解讀〉是從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意識（其實是**人格結構**三成分）組成三成分論述佟振保介於本我、自我與超我之間的拉扯與掙扎，意識三元矛盾所呈現之人性矛盾。筆者認為，這篇簡短的論文所探索的佟振保內在心靈欠缺深入與詳盡。鑒於此，筆者試圖亦以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人格結構與心理功能這兩個著名理論為研究方法，更進一步仔細分析佟振保隱秘的內心世界。並指出佟振保缺乏自覺能力(Self-Conscience ability)之弊病，致使他的一生只能在自欺欺人，駝鳥心態的苦境與難堪卻不承認的自我催眠與自欺之中度過，正如同魯迅(阿Q正傳)筆下的主角阿Q，運用所謂的「精神勝利法」殘存、羞恥，而不知覺醒存在於世，直到人生以悲劇性的本質劃上句點。

曾經有學者聲稱張愛玲與魯迅事實上都可稱為“存在主義”的中國短篇小說作家。然而筆者認為若張愛玲與魯迅若能與存在主義牽連在一起，並非屬於從虛無走向尋獲自我存在意義之自由選擇的積極行動的“沙特”存在主義，而是偏向於卡謬“荒謬性”存在主義（事實上，卡謬否認自己是存在主義者），明確地說，兩者所刻畫的男性角色均停留在對己之無所知或表面遵循外在權力(上帝，外在社會規約，他者等)之價值觀，隨然內心是不快甚或無知，反抗的狀態，如〈異鄉人〉、〈瘟疫〉、〈叛徒〉、〈薛琦佛斯的神話〉等等。

## 2.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人格結構與心理功能

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將人格或心靈結構分成三個部分：本(原)我、自我、超我(理想我，社會道德標準，律

法，父權，上帝之終極權力等等)。本我的內容包含本能、慾望、壓抑等成分；自我受本我與超我的支配，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形成或說建構而成；超我則屬於外部世界的規範，如父權、社會規範、道德、律法，以及內部的理想自我等。這三部分的關聯性是複雜而多樣的，並以自我為吸納或遵從本我與超我內容的控制，使自我形成一種能動而非固定的狀態。因此，我們可以說自我像個容器，裝載著來自本我或超我的兩相對立、矛盾的部分內涵，並藉由自我加以混淆與調節，才能在本我與超我的抑制下達到一種平衡狀態，不至於產生自我內在衝突而釀成焦慮(來自外部)、神經症(來自內部)等心理疾病。此外，本我涉及無意識的觀念，而超我涉及前意識乃至於意識的知覺系統，只有在前意識的監督功能鬆弛的情況下，無意識的內容才能上升到意識場域而被知覺，如夢與解夢的關係，否則無意識將繼續隱藏來自壓抑、慾望、本能於其中，並以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不自覺地影響我們的行為，甚至整個生活型態。簡言之，自我的一部分受本能支配，另一部分則受制於超我的命令，它不時地被這兩相對立的内容所折磨或與之平和共存，端賴自我的調節機制是否發揮有效的作用。我們甚至可以說，自我不僅依賴內部與外部知覺而將無意識中的壓抑提升到意識，甚至必須先具備自覺能力才能成功地將本我、超我與自我之間的矛盾或衝突進行調整和調和。

那麼人格或心靈結構與心理功能又有甚麼關係呢？首先，心理功能包含佛洛伊德所謂的快樂(愉悅)原則和現實原則。顧名思義，快樂原則是以快樂或不快樂的感覺為取向的行為作先導；現實原則以現實(社會、道德價值標準)、責任為取向的行為為準則。當自我實現本我中的慾望，尤其是情慾時，便同時趨向於快樂原則，但代表理性和知識的自我占主導地位時，「自我往往尋求把外界的影響施加給本我及其傾向，並努力用現實原則代替在本我中不受限制地占主導地位的快樂原則。」換句話說，快樂原則從屬於本我的慾望實現，現實原則伴隨著遵從超我的自我克制。

## 3.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

在概略地介紹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組成人格或心靈結構三個主要部分，以及心理功能的兩大原則之後，我們將根據上述理論來分析探討張愛玲在其短篇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唯一男主角佟振保。在此必須先說明與強調的是，筆者並非以佟振保作為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病例來看待，而是認為透過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能將張愛玲所描繪的小說人物佟振保更加具體、深刻而鮮明地凸顯出來，以昭示張愛玲的人物刻劃技巧已達不著痕跡便能栩栩如生的境界，並彰顯她令人讚嘆的“反諷”技巧。以下筆者以兩個小節論述佟振保的失調的自我和缺乏自覺能力的生存狀態。

### 3.1. 失調的自我

張愛玲筆下的佟振保表面上是個「最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但若以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實際上，他是個自我失調的典型代表人物。首先，佟振保的自我充滿控制欲，從小說文本的故事開頭不久就表露無遺：「就連這樣的一個女人(妓女)，他在她身上花了錢，也還做不了她的主人。」振保在巴黎經歷了與有張兵士的臉的妓女的羞恥經驗後，「下定決心要創造一個「對」的世界，隨身帶著。」從下文的故事情節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對」的世界，不過是他游移、擺盪在本我與超我，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之間無法平衡地調節的自我一廂情願。例如他自豪又後悔對於英國的玫瑰作懷不亂，成為其他留英學生口中的柳下惠。這個遺憾在王嬌蕊身上得到了補償，其實，振保初識嬌蕊時，心已被熱情美麗、風情誘人的她所打動：嬌蕊正在洗頭髮，堆著一頭的肥皂沫子，高高砌出雲石塑像似雪白的波捲。(...)而濺了點肥皂沫子到振保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乾了，那一塊皮膚上便有一種緊縮的感覺，像有張嘴輕輕吸著他似的。(...)振保指揮工人移挪床櫃，心中只有不安，老覺得有個小嘴允著他的手。(...)從那淡墨條子上可以約略猜出身體的輪廓，一條一條，一寸一寸都是活的。(...)看她的頭髮！到處都是 - 到處都是她，牽牽絆絆的。(...)振保此時待在浴室哩，一顆心被嬌蕊給牽絆著，蹲下地去，把瓷磚上的亂髮一團團撿了起來，集成一股兒。(...)他把它塞進褲袋裡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裡，只覺渾身熱躁。

好友王士洪赴新加坡談生意，給了他一個好時機，也就是與好友之妻王嬌蕊的戀情。這段時間，他的自我逐漸任隨本我的慾望滿足，也就是服從快樂原則行事，毫不顧及超我的抑制，雖然他的自我認為不應如此：「振保的快樂更為快樂，因為覺得不應該。」他除了在工作上仍以現實原則為依歸，其餘均在快樂原則的目的下達到肉體慾望的實現。直到王嬌蕊傾其所有的愛予振保，並寫信給王士洪提出還她自由(離婚)之事發生後，振保的自我一時之間被超我中的社會規範與理想自我鞭撻意識的內、外部知覺促使他產生強烈的罪惡感，它便急欲擺脫本我情欲而轉向遵從超我所有駕馭自我的條規。於是他聽命於母親的囑咐與社會的期待而娶了適合於中國社會所允許的內向、貞節、年輕、清純、不經事、順從，一切聽命於他的孟烟鸞。他終於作了她的主人。並在家庭裡、工作上、兄弟姊妹與朋友之間都盡量扮演社會標準下的模範角色，以求得他人的稱讚：

事奉母親，誰都沒有他那麼周到；提拔兄弟，誰都沒有他那麼經心；辦公，誰都沒有他那麼火爆認真；待朋友，誰都沒有他那麼熱心，那麼義氣、克己。(...)振保自從結婚以來，老覺得外界的一切人，從他母親起，都應當拍拍她的肩膀獎勵有加。他的母親是知道他的犧牲的詳情的，即是那些不知底細的人，他也覺得人家欠著他一點敬意，一點溫情的補償。

然而，妻子烟鸞對性不感興趣，振保對妻子的身體也很快地失去了興趣，在本我情慾無法得到宣洩之後，本我向外(宿娼)尋求發洩的對象，並以報復玫瑰與王嬌

蕊的心態選擇較黑較胖的女人，「對象的選擇和能量的釋放的道路似乎成了自我的特點」。在此，自我只是本我的一個經過特殊變化的部分，但他不承認，認為這是褻瀆了過去的回憶：

他心中留下了神聖而感傷的一角，放著這兩個愛人。他記憶中王嬌蕊變得和玫瑰一而二而一了，是一個癡心愛著他的天真熱情的女孩子，沒有頭腦，沒有一點使他不安的地方，而他，為了崇高的理智的制裁，以超人的鐵一般的決定，捨棄了她。

振保的「理想自我」扼殺了本能愛欲的對象，自我起先是沾沾自喜，自以為能控制自己的本能欲望，將之昇華，以顯出自己高人一等的克制力。然而，現實卻出乎意料之外，在對自己創造的世界失望卻又無法摧毀，伴隨而來的是空虛、悲傷、痛苦。自我在本我與超我之間的調節機制失敗由此已昭然若揭。這一點也可從振保與弟弟篤保在電車巧遇帶著孩子看牙醫，成為朱太太的王嬌蕊，不禁潸然淚下可見出，只是當時他並不知覺這淚水的意義出自於對嬌蕊的忌妒：「振保看著她(嬌蕊)，自己當時並不知道他心頭的感覺是難堪的忌妒。」反而以為應該流淚的是嬌蕊而非自己。這是不自覺的表徵，振保缺乏自覺能力的弊病，筆者留待下一小節再加以解釋、說明，於此僅點到為止。

自我的失調導致死亡本能的吶喊。在一連串事件後，振保嫖妓愈加公開與過分，只差沒有帶妓女回家，與女人過度地玩耍，這些行為皆為一種抗議似的刻意消沉、頹廢，其中隱藏著是死亡本能的躍然而出，如文本中所言：

砸不掉他自造的家，他的妻，他的女兒，至少可以砸碎他自己，洋傘敲在水面上，腥冷的泥漿飛到他臉上來，他又感到那樣戀人似的疼惜，但同時，另有一個意志堅強的自己站在戀人的對面，和她拉著，扯著，掙扎著 - 非砸碎他不可，非砸碎他不可！

然而，他失調的自我最後終究仍聽從於超我的指令，回到現實原則的保護色以掩藏自己失調的自我，重新活在他者所謂的好人準則下，活在社會認可的行為標準規範中：「第二天起床，振保改過自新，又變成了個好人。」

### 3.2. 缺乏自覺能力

佟振保不僅自我失調，而且，缺乏自覺能力。自覺能力意指是了解自己感覺與行為的感知與知覺能力。缺乏這種能力既無法認識自己，亦無法了解他人，閉鎖在自己的幻想天地，自以為是，成為自己構築的象牙塔中的主人。張愛玲筆下的佟振保正是這類型人物的最佳代表。以下筆者以十點為例，詳加說明。

(1.) 否認與排除性需求的事實，下定決心要創造一個「對」的世界，在那兒，他是絕對的主人。然而，他只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他的控制欲也同時不由自主地顯露出來，無視於他人的自主權。

(2.) 佟振保其實與女人的交往，在乎的是她的身體，卻壓抑情欲，以為自己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因此，他並不懂甚麼是愛，只在乎自己的名聲與社會期待。

「這樣的女人(玫瑰)之在外國或是很普通，到中國來就通行不通了。把她娶來移植在家鄉的社會裏，那是勞命傷財，不上算的事」，並自認克制力高人一等。

(3.) 佟振保初見王嬌蕊便本能地對她的身體產生性慾望，卻欺騙自己，否認萌發的情欲，認為她已是好友的妻子，應該沒有危險了。事實上，「他喜歡的是熱的女人，放浪一點的，娶不得的女人。」因此，我們可以說，與熱情的女人交往對他只是玩票的性質，無關乎愛。「到了夜深人靜，還有無論何時，只要生死關頭，深的暗的所在，那時候只能有一個真心愛的妻，或者就是寂寞。振保並沒有分明地這樣想著，只覺得一陣淒惶。」

(4.)與王嬌蕊的調情使他感到快樂，堅毅的心也被慢慢軟化，卻認為「這女人是不好惹的，他又添了幾分戒心。」並且，既想找各種理由與王嬌蕊發生性關係，又感到威脅，並設法躲著她。逃避外來刺激所產生的性欲，於是感到對他的「對」的世界造成新威脅，而不知如何坦然面對自己的欲望。

她彷彿是個聰明直爽的人，雖然是為人妻了，精神上還是發育未完全的，這是振保認為最可愛的一點。就在這上面他感到了一種新的威脅。也許還是她的身子在作怪。男人憧憬一個女人的身體的時候，就關心到她的靈魂，自己騙自己說是愛上了她的靈魂。唯有佔領了她的身體之後，他才能夠忘記他的靈魂。(…)他正在挖空思想出各種的理由，證明他為什麼應當同這女人睡覺。他覺得慚愧，決定以後設法躲著她，同時著手找房子。

(5.)振保對玫瑰的光明磊落只是一時硬了心的結果，而非真正的正直。對王嬌蕊的欲望更是不負責任的心態。「振保一晚上翻來覆去的告訴自己這是不妨事的，嬌蕊與玫瑰不同，一個任性的有夫之婦是最自由的婦人，他用不著對她負任何責任。可是，他不能不對自己負責。」

(6.)開始感到威脅的關係，後來成為他快樂的泉源，無恥的快樂，他的「對」的世界蕩然無存。「振保的快樂更為快樂，因為覺得不應該。」

(7.)滿足了性欲，佔領嬌蕊的身體，平靜之心沒有感情的滿足，只剩下一種蒼涼。有愛無愛的性行為是振保分不出的，在感情上，振保是無知又不負責任的玩家。這點他也不自覺。

(8.)當孟烟鵬成為振保的妻子，以他為主人後，原本的優點都成了缺點，他嫌她的安靜是不經事，沒見過世面；嫌她的文靜不熱烈，成為叨叨絮絮無知的女人；嫌她當初的柔順是欺騙；嫌她不懂得孝敬母親，母親搬回去住，使他成為不孝的兒子；嫌她不守婦道，與裁縫師的關係曖昧；嫌她笨，連包裹磁器都手忙腳亂。絲毫不知人的性格受內外影響和衝擊是會改變的。在此同時，他宿娼發洩性慾與怨怒，以妓女作為他情感真空狀態下的填補物。他對自己的選擇後悔，這卻是他一手創造的「對」的世界。

(9.)振保對自己與他人的情緒與情感毫無所知，無論是在電車上巧遇王嬌蕊的淚滔滔，還是為什麼烟鵬將自己關在廁所，不肯出來，以及莫名的發脾氣，都以自己所認為的原因為原因，不願去探究真正原因。

(10.)最終對自己仍毫無認知，繼續在他的不自覺中循環度日，在順應社會標準下，改過自新，又成為一個

好人。

缺乏自覺能力的佟振保不僅造成其自我的失調，更無法與他人擁有良性的溝通、交流，尤其是在感情及婚姻生活上，無法建立與經營穩定的關係，他的「有始有終，有條有理」不過是張愛玲的反諷說法，實際上是對女人的「始」亂「終」棄，將爭取社會名聲擺在第一位為其核心心態來安置處理他的生活(有條有理地安頓生活)，不敢愛、不敢恨的懦弱與不自覺，到頭來連作自己「對」的世界的主人這理想也搖搖欲墜。

#### 4. 結語

張愛玲自己曾經說過，在小說中最喜愛用「蒼涼」二字。佟振保荒蕪的內在世界也呈現出一片蒼涼的景象。自我的崩解失調，不自覺的人格基調，譜出混雜不和諧的交響曲。

反觀兩位女主人翁，王嬌蕊與孟烟鵬，在時間的洪流中，隨著境遇去調整、改變自我，紅的變白，白的呈紅，姑且不論她們的轉變是否合乎社會道德，都能逐漸脫離自我困境而尋求出口，可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擺脫悲劇性回返往復的宿命人生。這恰巧與佟振保墨守自己的成規，走不出內在迷宮的循環命運，兩者形成強烈的對比。

若反諷之意為某語境下，表述言語與真正想表達之意相反，根據〈紅玫瑰與白玫瑰〉的故事情節來判斷，文本開端的敘述者主觀話語(敘事學術語)可視為為反諷而書寫的必然鋪陳與陳述，以此暗諷主人翁佟振保為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不過是中國普遍的現代男子之中的一種另類阿 Q 罷了！以下引這關鍵性的敘述者主觀話語作結，讀者若前後對照便可了然：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紅的卻是心口上一顆硃砂痣。在振保可不是這樣的，他是有始有終的，有條有理的。他整個地是這樣一個最合理想的中國現代人物，縱然他遇到的事不是盡合理想的，給他自己心問口，口問心，幾下子一調理，也就變得彷彿理想化了，萬物各得其所。

#### REFERENCES

- [1] Freud, Sigmund. "Ego and the Id," *Sigmund Freud Anthology Vol.6: Ego and the Id*, edited by Che Wenbo,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2010.
- [2] --- "Two Classes of Instincts," *Sigmund Freud Anthology Vol.6: Ego and the Id*, edited by Che Wenbo,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2010.
- [3] Sun, Huijuan. "Contradiction and Struggling— Interpretations of Human Nature in *Red Rose and White Rose*," *Literary Review* (Wenxue Pinglun), 2011.

[4] Wang, Chien and A Yunfeng. “Of the Unfortunate Fate of the Peach Blossom and the Human Being—Tong Zhenbao, A Man Caught in Between the Desire for Morality and Lust,” *Modern Literature Studies* (Xiandai Wenxue Yanjiu), no. 5, 2012.

[5] Chang, Eileen. “Love in a Fallen City,” *Red Rose White Rose*, Laureate, 2005.

[6] Ihab Habib Hassan, *The Postmodern Turn: Essays in Post 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